

## 良知良能： 在苗裔與放心之間<sup>+</sup>

丁紀<sup>\*</sup>



朱子《知言疑義》對胡五峰與彪居正一段問答，表達兩種「疑義」：

第一，彪居正問為仁，五峰告之曰：「欲為仁，必先識仁之體。」朱子以為「大可疑」。因為典範在前，聖人便不如此。孔門弟子有問為仁者，聖人每告以求仁之方，「使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爾」，都不以「識仁之體」為「為仁」的前提。

第二，彪居正問：「以放心求心，可乎？」五峰告之曰，良知隨時發為苗裔，才一見，即之做擴充工夫，所以「求放心」首要把「良心之苗裔」識別清楚。朱子以為，此語不免「支離」。因為人所以會「放心」，以其不能操存涵養；然雖「放心」，才知要「求放心」，心即復存，則即之而操存涵養亦可矣。

五峰卻似要人異時異地看取個「良心之苗裔」，此適為「心成間斷」；而即或識得「良心之苗裔」，所謂苗裔也者又不過良心「發用之一偏」，而非本原良知之全體大用，從此擴充，既始於一偏，欲終「與天同大」，則「恐無是理」。

對第一種疑義，張南軒出來做討論夥伴。然南軒極默契於朱子，圍繞第一種疑義的討論，實際乃由南軒作為「朱張共識」的代表與湖湘學者展開。討論的一個具體結果是，儒者向或以為，仁義禮智之性只循愛親敬長作單一途徑的表現，捨此便非良知良能；此則指出，不但愛親敬長，如《大學》「如好好色，如惡惡臭」、《詩》「有物有則」、「民之秉彝」，以及「饑食渴飲，晝作夜息，夏葛冬

<sup>+</sup> 本文係二〇一〇年八月四日本院儒學討論會內容。

<sup>\*</sup> 四川大學哲學系副教授。

裘」，甚至常以為釋氏所論「揚眉瞬目」等，只要識得真，無一不是良知良能之表現。因此，良知良能乃有一個「表現區間」。在此區間中，固存在對於仁義之性表現方面朗然與否、強弱與否，以及儒先藉之以為世人點撥發明所慣用與否的差別，卻不存在它們是否為良知良能的差別。

一些儒者會堅持良知良能的愛親敬長至多加上好好惡惡等表現，而視揚眉瞬目為異學之善巧說法；釋氏等又會只說揚眉瞬目、拒斥愛親敬長，從而反對揚眉瞬目為真實至善之性的充分直接表現的意義。這都適以造成良知良能「表現區間」的斷裂化、兩極化；這種斷裂的實質是，某些儒者對於廣大之性在其表現方面理解的狹隘化或教條化，同時，異學將作為用的表現與作為此用之體割截之後的執用滅體。

對第二種疑義，呂東萊出來做討論夥伴。一方面，東萊同意朱子對五峰「欠說涵養一段」所做批評；另一面，東萊主張「平昔持養之功」與「隨事體察之功」「二者要不可偏廢」。這一看似持平之論，乃發為一種無的放矢，因為朱子並非要通過強調涵養而廢卻省察。大體上，東萊只是將朱子此面話題接著，使勿墜於地而已。

朱子由此討論發揮一種意味出來：在可以被看作「良心之苗裔」的「齊王愛牛」中，像齊宣王那樣的人，不但不能識此苗裔，也以其未嘗有絲毫平日涵養之功，日益為人欲戕賊斫喪，則所謂「愛牛」之不忍，要說成斫喪之子餘，適以見其心性之迷暗，亦何不可？

此種意味為王船山所接續。船山以好學、力行、知恥為人道，以為人道在於盡人之事；至於良知良能，看似天道顯現，實則此種「天道」不過「禽獸與有之」者，一味循此「天

道」的結果，乃是廢絕「人道」。經船山此一發揮，當然可視為朱子話題的深入，卻也明顯呈現了理學格調的變化轉移。